

在薄暮中，暑期青年自強活動的溪頭寫生隊六
十人分乘兩輛軍車抵達目的地。四天的寫生活動就
此展開序幕。

爲了貪看夕景，便匆匆吃罷晚餐。走出餐廳，
一幅優美的圖畫赫然呈現眼前。

在微風的吹拂中，透過葉隙的是道道金紅。一
羣白色的鴿子正追逐着半天的雲霞，翅膀上載着朵
朵的醺醉。

忘了旅途的勞累，我靜靜地享受一天中最美的

時光。

那胭脂般的火球冉冉地消失於遠山，天空是一
抹黑灰，森林是一片化不開的鬱藍。原本聒噪的山
鳥，不久亦變得沉寂了。

此刻，世俗對我變得陌生了。昨天以前還偏促
在悶熱的實驗室中與真空管、電晶體爲伍，而今天
，却帶着行李和畫具投向大自然的懷抱。雖然我不
是畫家，不懂得在畫布上創作出令人激賞的圖景。
但我懂得如何欣賞造物的傑作。欣賞不也是創作的

共鳴嗎？於是我加入了這羣藝術家的行列，成了溪
頭寫生隊的一員。

第一項活動是自我介紹和編隊。盥洗後，踏着
輕快的步子走進交誼廳。坐下一瞧不覺大吃一驚，
原來隊員中竟有五分之四是女孩，男孩子反而是人
單勢薄。

領隊姓陳，個子高高瘦瘦的，溫文儒雅的談吐
使人懷疑他竟是某學校的訓導主任。銳利的眼光
不時從鏡片後投射出來，像是在搜索繪畫的題材和



靈感。

隊員很多來自美術系，甚至是畫家。但大家都很謙虛地請教，陳領隊尚且自謙爲「半路出家」，門外漢如我連「路」尚未尋着呢！

清晨，當天邊還閃爍着稀疏的星光時，我便起身了。

走下了臺階，舒張開我的雙手作了幾趟深呼吸。沁涼的氣息冷靜了我的心境，也驅散了昨日的困倦。

林子內散布着琴聲般的鳥啼，清晨的林鳥忙碌得沒有一刻靜止。整座林子成了掛滿鈴鐺的遊園。

高聳雲天的松林內只有我一個人，但我並不感到孤獨和寂寞。因爲圍繞在我四周的生命都是我最真實最親切的伴侶。臨風招展，生趣盎然的花草；閃爍蒼穹的晨星，滋潤萬物的朝露。不也在宇宙間扮演着最美最可愛的角色嗎？

陽光照入了林間，將霧給撒碎了。一縷縷，纏綿着傲岸的山林，不忍遽去。凝露從葉間滴落下來，有的滴答地落在地上；有的只是點點清涼，濡濕了我的頭髮。

漫出林子時，斑駁的陽光已洒了一地。一些勤快的隊員已拿着速寫簿，專心地勾勒溪頭的晨景。

第一天上山的寫生範圍在臺大實驗林招待所附近及苗圃一帶。

沿着宿舍後的山路步行三分鐘，便可發覺在萬綠中有一間小小的紅房子。屋前是條注灰小路，兩旁齊胸的杉木修剪得甚是雅緻。延伸下去是兩座白漆木板圍成的小園。園內的花兒，輕搖款擺，有若圓吐清音，予人一種深厚的沉靜和安詳的感覺。

擁有這紅色小屋的主人該是最幸運了，這兒沒

有塵世的紛爭，也沒有凡俗的庸碌。是多麼愜意！

反共義士的來訪爲寫生隊添了不少光彩。在交誼廳裏我們聽取了義士們的控訴。集萬惡於一身的毛賊倒行逆施，殘害百姓，甚至連藝術家亦慘遭毒害。尤其當義士們提到大陸上許多名勝古蹟已毀滅無遺，山光水色僅留待記憶，大家更是氣憤填膺，莫不希望我國軍能早日反攻，重整山河，以俾來日參加「神州寫生隊」。

大學池是溪頭主要名勝。由招待所步行約廿分鐘的行程，便可看到一個清澈的小湖，那便是大學池。

湖水是一片湛藍，湖邊是棵棵高挺的綠樹。樹後是靜靜的藍天，安詳地躺在拱起的山頭上。

蝴蝶翩翩飛舞着，我的思潮在蝴蝶後面追逐着，跑過草原，飛過湖面。高山上，上帝在那兒歌唱，周圍是一羣小天使。

傾聽樹葉的波動，傾聽在湖上起落的生命，於是我在畫紙上開始傾訴我的感受。

曾幾何時，陽光隱翳了。天空蓋滿了飄動的薄雲，微風將雲絮紡成了絲絲的線縷。

先是霏霏的雨屑飄落在四週。畫板上的顏料溶在雨絲中，匯成色彩的細流沿着畫紙淌了下來。畫面在一片迷濛中。

然後，雨勢變大了。雨瀟瀟疏疏地落着，湖面被密密地籠罩住。大家趕忙收拾了畫具到涼亭內去躲雨。

樹林是一抹裊裊煙靄，葉尖上盈滿着水珠，閃耀着明潔光點。水珠相激，又形成了更多透明的粒子，微涼的拂風搖落了大小的水珠，滾落在湖面形成錦紋般的漣漪。

這時，雨聲飄在耳際不再是單調的節拍，在一連串清脆的節奏中，更含着游絲般的輕鳴。有的人聆聽着雨聲，沉醉於雨景中。有的人興緻勃勃地在研討繪雨的技巧，也有人很詩意地散步於雨中。

雨終於停了，碎雲也完全飛去，股股雨後的清新襲自各處。枝柯的顏色亦顯得亮澤。托着雨珠的葉片亦閃着耀眼的陽光。凝視着它，一股充沛的靈感隨着天空山色，注入我心靈深處，於是我趕忙提起了畫筆，完成未竟的畫。

用膳時，是十個人一桌。由於男孩子人數少，每一桌僅僅兩名。處於眾女孩中，連筷子似乎都害羞起來了。

分隊裏來自美國加州大學的劉同學是專攻細菌學的，她每年均利用假期回國來參加救國團的青年活動，真是熱誠感人。

風趣的劉同學一就位，望見滿桌的菜肴，指指點點道：

「這盤是溪頭魚，大學池裏養的。」

「這盤是溪頭菜，這碗是溪（洗）頭湯。」

嘗了一口湯後，她不禁伸長舌頭說道：

「哇！怎麼這樣鹹，莫非大學池裏也產溪頭鹽！」

晚間，舉行同樂會。節目由每個分隊籌劃提供。寫生隊員，不僅在繪畫方面具有天份，在遊戲方面的表現亦不同凡響。雖然我們沒有茶點水果，我們沒有音樂伴奏。但兩小時的同樂會中歡愉一直呈現在我們的臉上，笑意一直洋溢在我們的嘴角。

其中，「藝術人像」的遊戲最爲精彩，也最富教育意味。這也是本分隊劉同學的傑作。

遊戲者事先並不知情，僅知個個被封稱大藝術

家。走進會場內，在主持者指揮下開始替模特兒擺姿勢。擺得愈離奇古怪愈算是傑出。於是大藝術家們自命不凡地絞盡腦汁來整模特兒，一俟姿勢擺好了，主持人馬上命藝術家們自己實法泡製，擺出自已的「傑作」。「施虐」者反而成了「受虐」者，真是應驗那句話：「你怎樣對人，別人就怎樣對你。」

清晨醒來，推開門窗，一片霧氣就像浪潮般地湧了進來。揉揉惺忪的睡眼，把目光朝窗外望去，只見溪頭底面貌，此刻已隱現於游移飄渺的霧絲中。

盥洗後，拿着速寫簿，輕輕地移步於溪頭的晨霧中。

有人說：落霧的時候，整個世界變成了一間無際的白房子，這房子沒有門，也沒有窗；既無從進來，也無從出去。只有在那一片白色氤氳中和自己的影子捉迷藏。

一抹朦朧掩去了整個世界，徘徊霧中，正像讀着一首意境高遠，含蓄深厚的詩。「山在虛無飄渺中」不也如此地詩意嗎？

隔着濃霧，傳來潺潺流水聲。尋着水聲，來到了山溪旁。

水，輕輕的咬嚼着那綠色曲折的邊岸，形成了一道彎彎的溪流。俯首下望，水面映着我的影子，也映着濃霧的影子。望着水底的卵石、游魚，不覺心凝形釋。

不知何時，一陣陣清越的笛韻幽幽地吹起，像隔着深密的竹林，聽冷泉低吟；像在池畔聽殘荷的雨聲；像水禽的鳴唱，又像是夏蟬的歌聲。雖非奇韻橫逸，却亦清音繚繚。

由於笛聲，我不忍歸去，那含蓄而帶感傷的情感，震盪我的心弦。許久，許久，……

霧漸散了，吹笛人也已遠去，留下一縷餘韻，像是來自水中，轉瞬又杳然無際，望着空白的速寫簿，不覺莞爾。

神木亦是我們寫生的對象，和阿里山的神木比較起來，在年齡、高度上，溪頭的神木亦毫不遜色的。

望着高聳雲霄的樹幹，心中升起無限的尊敬。它像那孤獨的人，但並不是因逃避現實而離羣索居的隱士，而是一如勇敢獨立孤行的偉人。

它的根是停留在無盡的地底下，但未意味着在那兒失落。它的身子銘刻着歷史，它的歲月，它的疤痕；所有的掙扎，所有的苦難，所有的災病，所有的快樂和繁華那確實地記載在上面。

它像是用畢生的力量奮鬥着一件事；依照自己的法則完成自己，樹立自己的規模，表現完全的自我。於是它抗拒着襲擊，忍受着雷雨，那是堅強的，神聖的。我懷着虔誠，描繪着亙古的生命。

未來溪頭前，有同學對我宣揚大學池之夜景，並聲稱夜路上有女鬼的出沒，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我壯大膽子，夜探大學池。

結果女鬼未遇着，却飽餐了大學池的夜景。悄悄地踱着步子，除了遠處有蟋蟀在吟唱外，一切是靜寂的。整個宇宙似乎變成了以月光的銀色為基調的畫面，我只不過是個小小的點綴罷了。

叢生的蘆葦搖曳在風中，莖葉像纖長的睫毛，替那水波增添無限神秘的意味。池上的吊橋靜悄悄地浮於月夜中。可惜，我只是個拙劣的學畫者，否則我一定持一蘆葦的畫筆，輕輕臨摹着湖畔月色。

有人告訴我，造物者創世界時是煞費苦心的。爲了使人間留有「真、善、美」的痕跡。於是在完成了偉大的創造後，便開始爲大自然着色了。

她一手高擎五彩的色板，一手緊握神奇的彩筆。賦予了朝日、晴空、明月、羣星以顏色，更在那巍巍山巒、溶溶流水，在那遼闊的原野，及萬頃山林中潑上層層翠綠。

綠，是她智慧與果斷的創作。

一個留長髮的女孩，踏着飄逸的步子，走過來看我作畫。

「咦？你的畫面怎麼是一片鬱綠？」

「妳不覺得那萋萋芳草，鬱鬱山林，深深淺淺的青蔥碧綠，是和平、恬靜與希望的化身嗎？」

「妳畫好了嗎？今天要開結業畫展呢？」

「畫好了，畫在我的心版上。」她頑皮地笑着，臉上洋溢着青春的氣息。

午後，在節滿陽光的林間。我們這個分隊正執行一項集體創作的任務。

半開的畫紙攤在白色的石桌，十個人盤踞各方，手執毛刷和色筆在空白抖滿自己的筆觸。

「這是瀑布嗎？」小女孩天真問道。

「這是神木的線條呀！」印象派的「大畫家」洋洋自得地回答。

一幅聯合畫在同心協力下完成了，雖然畫面蘊含着幼稚與天真。但我們有自信在森林美展中必定是最引人注目的。

時間在寫生中飛馳而過，很快地到了結束活動的時候了。在祝福聲中我們離開了溪頭，雖然我帶走的是幾張不成熟的畫，但我也帶走了許多成熟的思想 and 對生命的熱愛。